

春是春天的春

鲍尔吉·原野



春是春节的春。小孩子像一堆红萝卜四处滚动，他们兜里多了钱，还有鞭炮，眼睛东张西望。柴禾垛的积雪把孩子脸蛋映衬鲜红。春节驾到，它被厨房大团的蒸气蒸出来，天生富足。人集体换上同样的表情：憧憬的、采购的、赴约的、疲倦的，打底是豪迈的表情，即春节的表情。一只小白狗往桑塔纳车轮撒尿做记号，一会儿车开了，上哪儿找这个记号呢？春节把小狗乐糊涂了。春节是家家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、烹饪大会、时装发布会、项目规划会，参与人士为全体国民。

春是春雪的春。正月的雪，是天送给地的一笔厚礼。若半尺厚，春小麦就有了一床温暖的厚被。雪沃大地，黑龙江省进入童话，吉林省进入版画，辽宁的雪待不上几天就化，气温高。春雪飘落，带着伞翼，旋转而下，把枯草包裹晶莹。屋顶的雪借阳光变为参差耀眼的檐冰，一边淌水，一边延伸。

春是春分的春。每年3月21日前后，太阳抵达黄经零度，昼夜均，寒暑平，阴阳相半。这天正午，在太阳的脚步落下那一刻，被天文学视为北半球春季的开始。保定农谚唱：春分麦起身，一刻值千金。

春是春水的春。庾信《燕歌行》：“洛阳游丝百丈连，黄河春冰千片穿。”春冰薄如翼，捡一片放在手心，透出鲜红的掌纹，与玻璃一般。俄尔缩为水。春水浩荡，越岭翻山。旧日的东北土匪，此际出山拆冰。桃花水下来，冰块拥塞河道，影响木排运输。商人请胡子（匪）拆冰，匪们喝过酒，上冰，撑木杆左支右绌，轰隆一声，冰泄河通。胡子或永久失踪，或从哪个地方爬上岸，挣的是舍命钱。大部分江河，冰化水，如鱼下锅，酥了，碎了。我的感觉，冰在春夜比白昼化得快。春水流桃花，落红搭上了薄冰的小舟。想起黎锦晖那首《桃花江》：“有人说，说什么？桃花江是美

人窝。桃花千万朵，不如美人多。”

春是春草的春。柳枝在河面练习书法，字被波纹抹掉。不觉间，地上浮现密密麻麻的字，连成片是草书，它们是春草。草是春天的信函，连篇累牍，蘸着绿色的墨汁，写到天涯海角。有人说，画兰须备书法功底，苛求于“笔”，“墨”则次之。而草的象形书法，撇捺通脱，开张奔放，是米芾的行草。这些草书，叫“大地回春帖”，被大地当衣裳披在身上，向夏天走去。

春是春耕的春。祭土神的春社过了，“桑柘影斜春社散，家家扶得醉人归”。春牛登场，地表阳升。农人扶犁挥鞭，头顶有燕子飞掠。庄稼人开始忙了，把粮食从地里忙进仓里，春耕是头一天。

春是春天的春。唐代称酒为春，“软脚春”“垆头春”等。曲艺界称相声为春，“宁送一锭金，不教一口春”。诗经里，思慕异性是春，“有女怀春”。在大自然看来，只有春天才是春。杜甫《腊日》诗：“侵陵雪色还萱草，漏泄春光有柳条。”春天所以为春，是万物皆萌，四季轮回的新一轮又开始了。春天所以叫天，是天的心情很好，江河风雨，温润和顺，柳絮乱飞也没惹老天爷生气。春天里，管弦乐队应该去田野里演奏。鲍罗丁《在中亚细亚草原上》或者德沃夏克《斯拉夫舞曲》，均广大深厚，田野吐出带甜味的呼吸。

在春天，大地的胸膛潮湿澎湃，让生长的生长，让冬眠的醒来，让花朵在坚硬的枝头站成一排排蝴蝶，让孩子在乡村的学堂里朗读。

教员（温柔）：春……

孩子（倔强）：春！

教员（端正）：春天的春……

孩子（强烈）：春天的春！

喊声太大了，屋檐的小鸟惊飞，风从树林跑过来，来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

抬头见喜

谢小白

小时候，家里过年除了贴对联，还会在院墙、谷仓、农具……上面贴一些春条，鲜红的底子，浓黑的毛笔字，上书“家蒙福祉”“五谷丰登”“花开富贵”等吉祥语句，醒目而喜庆。

那时，村口的王叔写得一手好字，一到过年，大家都找他讨要春联。有一年，父亲自他那里买了好多春联和“福”字，他便赠了我们一些春条，这其中，“抬头见喜”四字最得我心。父亲将它贴在门外的白杨树上，从此，我们一出家门，便能看到那“抬头见喜”的红条幅。

每每看见，我便忍不住在心里轻声念出来，很奇怪，明知道抬头不见得会有喜鹊，更不会有五彩祥云迎候在门口，但读着念着，嘴角眉梢便会不由自主地上扬，脚步也变得铿锵有力起来。那时我还小，不懂语言的力量，更不知语言的暗示作用。现在想来，人们在目光所及之处，贴上寓意美好、积极向上的春条，就是在给自己做正向的心理暗示。带着这样的期望去生活，普通的日子也变得生动可爱了。

抬头见喜，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背后，是人们无限的希冀。它在新岁出现，启示我们，无论过往有多少的不尽如人意，新的一年，让我们重拾希望、重整旗鼓、重新出发。让我们相信，再一次埋头耕耘，再一次期待抬头便能收获欢喜。恰是这样的期待，这样的憧憬，我们的心才没有凉下去，前行的脚步才没有迟疑。抬头见喜，是人们心里的生机与希望，它不灭，日子才有盼头。

在“低头族”盛行的当下，抬头见喜也有新的寓意。它提醒我们暂且从手机里抽离出来，抬头看看天、看看树、看看身边的山川河流。虽然未必能见得到欢喜，但一朵好看的云，一树怒放的花，一抹朦胧的山影……总能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柔软而平静，或者还能悟得新启发。不要小看自然万物的启示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，常常在不经意间，意料之外。

抬头见喜，多可爱的语句，我且以新春的名义，将它“发扬光大”。

新年，我要在书桌的正上方，恭恭敬敬贴上“抬头见喜”，在每一个绞尽脑汁写不出、写不好、颓然叹气的时刻，我希望这四个字将我拖出情绪的泥潭；我要在电梯门正对面的墙壁上张贴“抬头见喜”，这样我一出电梯门就会想起，要把笑脸带给家人；我还要在厨房洗碗池前的窗户上张贴“抬头见喜”，以此提醒自己，即便囿于厨房，也可以抬头看云、看山、看天……

当然，我更会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“抬头见喜”。嗯，抬起头，大步朝前，投身滚滚生活，至于欢喜，且随缘。



回忆当年包饺子

霍无非

军人手中的武器装备，是部队列装的枪炮车械等战斗利器。然而在四十多年前的军旅生涯中，我们还有一种编外“武器”。

也是一个新春佳节，我所在的军营成了冰雪的世界，挡不住人气的热忱，连队欢天喜地团圆过年。

部队过年，和老百姓不一样的是战备不松，枕戈待旦，做到上级一声令下，行动快，拉得出，打得赢。一样的是杀猪烹鱼，改善伙食，劳逸结合，其乐融融。

与驻地的风俗相同，我们连队团年饭的主要照例是饺子。饺子不必炊事班动手包，百多号人的量，炊事班包不过来，只需把肉剁成泥，将剁碎的萝卜或白菜挤尽水，与肉与料拌匀调好，连同和好的面分到各班，以班为单位包饺子，这样，炊事班就可以腾出手做别的菜。

受领了“任务”，有的班在食堂饭桌上包，有的则拿回宿舍包。大通铺上没有小桌，便因地制宜，喊哩喀嚓卸下门板，擦干净后，架在铺上开始包饺子。包饺子这活儿也不是人人能干，起初是有人欢喜有人愁。家在北方的战友挽起衣袖，撒一层干面，擀皮的擀皮，包馅的包馅，娴熟麻利，不多时，一只只胖胖的“元宝”便整齐地排在案板上。南方来的战友在家不咋做饺子，有劲使不上。于是，北方的战友开始手把手

地教，从擀皮的皮圆边薄心稍厚，到馅料饱满捏紧实，细细讲来。初学者试着上手，尽管包得不成形，有的还挤破了，总算渐渐有了长进，不用当看客了。

温馨的场面中，班里除了从炊事班借来的一根擀面杖，忽然多出来两根。这两根擀面杖小巧玲珑，一问，原来是两位东北籍的战友从家里带来的。他们俏皮地说：“擀面杖可以当武器呀！”我听出了这话的来处，这是部队经常说的“好伙食等于半个指导员”的翻版。到其他班转一转，果然也有类似的情况，擀皮的人手足，进度就快。在部队，“好吃不过饺子”这条北方俚语同样适用，不但饱在肚里，而且暖在心上。

军人做事雷厉风行，各班包饺子均不肯落后。待最后一只包好，几个人抬起一盆板饺子，“嗷嗷”地往炊事班奔去——野战军就有这股子野性！“编外武器”擀面杖完成使命，擦净后刀枪入库。大号铁锅里加半锅水，饺子在锅中滚三滚，便用笊篱捞起。南方的战友目睹耳闻，又学会了煮饺子这一招。班长们端着热腾腾的饺子相互品尝，评头论足。其实各班包的饺子都差不多，只是有的根据口味又添加了调料而已。

就着菜肴、蘸上蒜泥吃饺子，吃饱喝足后，俱乐部灯火通明，锣鼓锵锵，竹板脆响，官兵自编自演的“春晚”在欢声笑语中开场了……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